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二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通知

新制四八年度糧、草、料票，從十一月一日開始使用，各機關部隊餘之舊糧票，向財政處交銷作廢，不准再拿舊糧票支糧或兌換新糧票。各區村已收存的舊糧票，即速送縣府交銷。從十一月一日起舊糧票作廢，各區村不得再收，特此通知。

財政處

孫詒德

山西臨縣第一區甘泉村人，現年二十五歲，民國三十二年參加三五八旅，自前年五月後，至今未見音信，見報後，速給家中來信，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信。

父　孫念祖

湖北蘄春東北地區 我殲敵一個師一個旅

（新華社鄂豫皖前線二十八日電）人民解放軍佔領武穴控制長江沿岸三百餘里以後，南京蔣匪大為震動，飛調四十師（缺一個團）全部及五十二師之八十二旅全部，共一個師部、兩個旅、五個團的兵力，由黃岡向廣濟增援，於二十六日被我解放軍某部包圍於蘄春東北廣濟以西之界嶺、高山舖不及十里之狹窄地區。我軍復於二十七日拂曉發動總攻，經八小時激戰，於下午二時解決戰鬥，該敵全部被殲，戰果正清查中。

我綏蒙騎兵某部 殲搶粮傅匪騎兵一連

（新華社綏蒙二十八日電）我綏蒙騎兵某部，於十月二十三日夜，在左雲城南八里之劉家窰、張祥村等地設伏，第二天上午八時，左雲傅匪騎兵一千一百餘名，向我左雲城南南辛莊搶糧，進至劉家窰等地，即入我伏擊圈，我設伏部隊即奮勇出擊，將敵一個連包圍於大房院村，將該敵全部殲滅，餘敵逃竄城內。計生俘敵排長以下三十九名，擊傷敵五名，俘獲馬三十二匹，騾四匹，繳獲步槍二十九支、輕機槍一挺及炸彈等物。（作一、國璉）

傅匪官兵 自動放下武器者日多

我優待俘虜政策在傅匪官兵中發生極大作用

（新華社綏蒙二十八日電）在我優待俘虜政策影響下，傅匪官兵自動放下武器和跑來我區者逐漸增多。去年九月集寧戰役後，傅賊在其官兵中進行惡毒宣傳，官兵受其欺騙，以為我軍優待俘虜政策變了，因此戰鬥中替傅賊做了無謂犧牲者很多。如傅匪門樹槐部和賀桂庭部在去年十月海流速太戰鬥中，因受傅賊欺騙，曾頑強抵抗，被我俘虜者僅數十名，但經我一次釋放回去傅匪連長以下三十三名後，傅賊欺騙宣傳遂被揭破。在今年二月，涼城牛角川戰鬥中，該部僅稍作抵抗，即有五十一名放下武器。到六月六日，將軍梁戰鬥中，也是稍作抵抗，即有代團長任國鈞以下十六名放下武器。又如傅匪郭長清部第二團，在我一月進攻清水河戰鬥中，傅匪不少士兵抵抗也頑強。但自我大批釋放俘虜後，其第一團三百多名，被我騎兵某部一包圍，便很快放下武器。傅匪清河保安隊一中隊，在八月九日豐台子戰鬥中，把子彈打完了才繳槍。經我放回俘虜一個多月後，其二中隊的一個班，被我包圍，不放一槍即自動放下武器，其他如傅匪新三旅、新十一師等部士兵，也不斷携槍跑來我區。（中時）

簡訊

交城七區靠石千峯附近西儀圖、長峪溝、李家社、古交等村，武裝保衛秋收，民兵在大小路上、埂上、山梁上埋雷，婦女兒童站崗放哨，盤查行人，不讓勾子搶走一顆糧。羣衆積極把高粱、穀子收割後，把穗子運到場上，當日打，當日晒，陰雨天便堆起來，一面利用晚間或陰天在羣衆會上討論各戶分數，提早交納公糧。（賈集義、汪洋）

交城三區各村土改工作團 放鬆備戰鑄成大錯

閻匪犯我嶺岔搶劫破壞 群衆遭受重大損失

（新華社八分區訊）交城三區各村土地改革中，工作團思想麻痺，放鬆對敵鬥爭，在閻匪進犯下，致遭受嚴重損失。交三區是面對敵閻堡據點的交峪河大川，過去各村民兵、民兵參戰隊，曾以聯防作戰、地雷封鎖打退敵人百次以上的搶擾。但一個月來各村普遍開展土地改革中，各村工作團多未重視民兵工作，加強對敵鬥爭，放鬆了地雷封鎖網，和聯防作戰的領導。九月十四日，敵人以兩個團兵力大舉進犯我嶺岔以前，曾以一個團兵力作試探進犯，突襲崖底村，抓走村幹部民兵羣衆，並帶走羣衆清算的地主三四十名。但當天僅隔十里的西社工作團仍支持部份羣衆不適當的意見正在唱戲，覺得敵人不會來；其他各村亦未迅速組織對敵鬥爭。十五日拂曉敵大舉進犯時，各村甚至連地雷引火綫也沒接上，結果敵人踏進了一年半來從未踏進過的嶺岔。情況發生後，各村工作團各帶本村民兵匆匆帶着地主各自轉移，使統一指揮受到影響。這次閻匪隨進嶺岔的兩天中，致使羣衆受到很大損失。

又訊：犯我嶺岔的閻匪軍大肆破壞，引起羣衆極大的憤怒，受災最重的中莊村，各家各戶，從炕洞到糧囤，從茅廁到穀場，挖成一壕一壕的土坑，所有羣衆未帶走的衣服、布疋、貴重物品及大部份糧食、豬、羊、雞子多被搶光殺盡，滿街滿院都是豬皮、羊腸、雞毛，各家各屋滿是翻倒打爛劈毀的箱櫃盆甕，是一些未搶走的糧食，還被拉在房內倒上泥土、煤炭，鍋盆內拉下大便。在東社街，並將我抗戰八年的民族英雄，分區參議長呂懷忠烈士之墓搗毀，拉出屍骸用槍刺碎，又縱火焚毀。十七日閻匪倉慌逃走後，受害最重的五六個村莊羣衆，回到自己家裏時，大多無法安鍋；估計這次損失當在數萬萬元之上。各村遭災羣衆異常憤慨，他們喊道：「狗日的叫喚嶺岔的羣衆齊死，嶺岔羣衆非蔣狗日的們一個個打死不行！」現我們導上正與各村民兵及羣衆檢討這次慘痛教訓，並積極準備力量，決向閻匪索還血債。（生本）

清太我地方武裝一部 深入平川敵後打擊閻匪

殲敵鄉公所人員等五十九名

（清太訊）清太我地方武裝一部，深入平川，開展敵後游擊戰爭，打擊閻匪。九月三日我軍在距太原北格鎮一里多路伏擊敵鄉公所以員，擊斃敵兩名（內有敵聯門團隊長一人），俘兩名，繳步槍三支。十七日在清東西穩村，捉敵孟封鄉公所人員三名（內有村聯派員一人），俘兩名，繳機槍一挺、步槍一支。十月十一日，我軍在太原大代做伏擊敵三賢鄉公所人員，俘虜兩名，繳步槍兩支，又活捉敵便衣一名。十二日我軍在太原將軍莊伏擊敵西溫村鄉公所，擊斃敵兩名，俘敵分隊長以下十二名，繳步槍九支。是日上午我軍又襲擊敵揚瑞昌鄉公所，擊傷敵五名，俘八名，繳步槍八支，子彈五百餘發，並擊潰沿河增援之晉祠敵閻鋒大隊四五十名。十四日我軍在徐溝杜村擊退敵特務及保警隊二百餘人，擊傷敵七名，俘七名，繳步槍八支。十五日我軍在清東南社伏擊敵倒杜村鄉公所人員，俘一名，繳機槍一挺，步槍一支，人力車四輛，並將東村增援之敵下兵兩個排擊潰，擊傷敵四名，俘敵一名，繳步槍一支、子彈百餘發。以上九次戰鬥，共殲敵五十九名。（姚正貴）

閻賊妄圖最後掙扎 瘋狂榨取太原市民血汗

實施「平民經濟」後市民連買餅子麻花也沒自由 工人失業貧民吃不到飯搶飯案迭起自殺者日多

（本報訊）閻賊在兵窮財盡的危機情況下，實施所謂「平民經濟」，大施搜刮民財，妄圖掙扎垂死的命運。閻賊在太原登記全市商號的貨物，實行「配給制」，不准自由交易，閻賊將全市所有的糧食、布疋、麵粉、食鹽、煤炭等都統制起來，囤積居奇，大做投機生意。同時閻賊又大肆成立合作社，實行蔣幣貶值辦法，強迫市民入股，規定以抗戰開始時的蔣幣價值為標準（稱為「原法幣」），規定「原法幣」一元，合現蔣幣十萬零七千一百四十三元。強迫十三歲以上的人，每人入股「原法幣」六元（合現蔣幣六十四萬二千八百五十八元），十二歲以下的人，每人入股「原法幣」三元（合現蔣幣三十二萬一千四百二十九元）。一般市民、攤販、軍警、公教人員收入很少，無法交納，閻賊即提倡「借貸」，這樣，閻賊金融機關及有錢有勢的人即大放高利貸，牟取高利。如果不能一次交完股金，向合作社買東西就要多加三分之一的利錢。閻賊用這種辦法從人民手中攫取了大批的金錢，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難。閻賊更規定老百姓只准吃二等飯（雜糧），大米白麵是給有錢有勢的人吃。人民購買一點雜糧（一家要不准存糧），先要向街公所申請，戶籍、鄰長、閭長的簽章，閭民代表會的蓋章，最後到市政府登記，才能到指定的配給商店購買，可是買到的玉茭子麵或高粱麵，都是摻了沙土、豆渣或玉茭麵子的粗麵，或受了潮濕的麵，且價格昂貴，二等玉茭子每石要二十四萬蔣幣。貧苦市民吃不到飯，作偶十搶，偷餅、搶紙烟、偷瓜菓、燈泡、皮鞋底、茶壺、鍋等現象，更為常見。閻賊更將全市住居分為富實、平民三種，分等賣飯。規定吃二等飯的，不能吃頭等飯。甚至買燒餅、麻花吃也不自由。八月份閻賊又規定每人每次只能買兩個餅子或麻花，違者處以三十倍至五十倍的罰金。自八月一日起閻賊又把全市的房屋統制起來，分住戶和商戶兩種，每種規定按七級交租，住戶第一級房每月租房租「原法幣」四角（合現蔣幣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七元二），第七級房每月出「原法幣」一角。商戶第一級房每月租房租「原法幣」二元，第七級房每月出七角。房客按月交租，不得拖欠，每院設院長一人，房租由院長收交街公所或市政府，從房租中抽十分之四（住戶房），或十分之八（商戶房）的建築費，並抽額外累進——房租超過「原法幣」二十元至四十元者抽百分之二十，依次累進。超過一百元者，超過部份全部抽去。抽去還剩下來的才歸房東。甚至連廟、觀、廟宇內住的也要交房租，這樣閻賊又從中榨取了大批的金錢，靠房租過活的人，也得餓肚皮了。在閻賊這種統治下，市民無法生活，自殺者日有所聞，七月份即有十七人；徐溝四十八件。工人被騙逃出臨者有八千七百餘人，連同全家屬五千七百餘人，均無以為生，流落街頭。

興縣二十里舖各村農民代表

比條件選出農代委員

（興縣訊）一區二十里舖行政村九個自然村的農民代表六十人，於本月二十三日集會，民主選出行政村的農民代表委員會，到會代表都是經由各自然村無地少地農民醞釀研究後，由農民大會選出的。會議先決定該委員會應參加人數，大家以爲各自然村都有一人出席，大的自然村可出席兩人，以便於全面領導，歸全體討論。歸由到會代表以自然村爲單位，進行研究討論，各村提出各村的人選，再經全體代表通過。關於候選人的條件，決定：一、鬥爭堅決；二、有事和大家商量；三、要先公後私；四、要勞動好（關於這條件，請參考編後話）。按這四個條件，用比條件的辦法，進行選舉。

自私自利有男女關係　石晉溝李龍懷被罷免

首先是石晉溝代表提出他村的李龍懷來，並給他介紹條件後，問大家覺得怎樣了？二十里舖女代表劉浴魚說：「他鬥爭地主倒是堅決，就是作風不好，前年他與婦女的關係，每天計工時給和他有男女關係的某婦女多計，下來又給她多分了紅，結果合作社的賬算不清，還是區上派人去算了七天，才算清楚的，閙的不大公無私的作法，我是不贊成。」接着車家莊代表羅石孩也說：「自私自利，男女關係，當幹部是大毛病，當村政村的農民代表是不夠格，還是叫他村另換一個吧。」大家都同意，羣衆給代表資格罷免了！

溫堤會知道窮人甘苦　對娘態度不好能改正

第二是曲家溝代表提出他村受了三盤子窯的溫堤會，並說：「他的條件是鬥爭地主堅決，又有辦法，他是能知道窮人的甘苦，也沒有其他毛病。」當時有和他在一塊下煤窯的工人代表說：「溫堤會在煤窯裏也是和咱窮人一條心的，他看見誰拉不動了，就自動去幫助。」女代表宋文英說：「他有個毛病，就是對他娘態度不好，羣衆看不行。」大家說：「這是個小毛病，今日給他提醒了，他也會改正的。」大家還是一致通過了。

老婆過去不好不是他的過　攬工漢張成作夠代表資格

第三是交口代表提出他村的張成作，說：「他的條件是攬工出身，二十大幾才娶下個女人，他對鬥爭地主很堅決，又積極。」女代表□英說：「他女人不正派，算不夠個格人吧。」這個意見引起了全體代表的反駁，大家說：「一個攬了十來年工的光棍漢，快半輩子了，才娶了這樣的一個女人，況且她也不是自己願意，而是分不了村幹部的手，過去該村主任王來成籌勞撥人賬的，現在幹部不去了，她也變好了，現任應該是王來成負責。」（王現已撤職）經這樣反覆討論，最後大家一致通過了。

廿里舖村長劉侯仁　大家對他意見滿多　待羣衆審查後再說

二十里舖代表提出現任村長劉侯仁來說：「劉老漢今年參加工作十來年，當處爲羣衆打算，開大會當個主席也不成問題。」當時石甯溝代表白不占地說：「劉老漢好個是好，就是太主觀了，去年發動我去參戰時，在我面前說的保證不能給我荒了地，我回來時，把三垧糜子二垧紅豆荒了，最後還給我發牢騷說：『擱漢怕誤地，他才參戰去。』我問我參戰是借了大家了？還是怕倒地呢？」接着東家坪代表說：「咱村窮人也對他有個意見，前年東幹隊往過時，住在咱村，人家給羣衆發下來的獎錢、獎錢，他不叫羣衆分開，給叫村幹部們拿上些個錢便宜買了些軍隊的東西，有的窮人向幹部分到了一點，他叫喊的全退出來，還是他當窮人嘴了，算是一官官相爲。」當時交口代表也說：「今春分配鬥爭果實時，給幹部們分了一最好地，窮人們向他提意見時，他說：『我沒個四方屁眼，還敢坐八仙桌嘛了。』窮人來要不倒他，後來僅是政治部來了個老總，才把他鬱倒。」最後大家決定，劉老漢暫時不參加，待羣衆審查後再說。

甯見濶代表提出的是張堅會，說他是個三盤窯人，又鬥爭地主堅決，也不自私。各村代表，對張堅會不大熟悉，大家依照甯兒濶代表的意見通過了，並說：「可在會後工作中，鬥爭中，來看他是否真正能稱讚，能和咱窮人一條心。」

僱農白油作
不會花言巧語過去幹部瞧不起
今天就要幫助這種人出頭露面

寒家坪代表提出從小攬工受苦的白油作，代表張孝順說：「白油作從小攬工，永不會花言巧語，可老實哩，就是說話困難，過去幹部們瞧不起，有些人都瞧不起他，開會也不叫他，他也不說話，今天咱們不要把他看下，都給咱擡起來，頗幫助貧苦人出頭露面，給咱們辦事才對。」大家一致的說：「白油作沒問題。」

當事家莊代表提出白牛奶時，大家都說：「沒問題，白牛奶二十九年因沒吃的，把他弟弟賣了，他爹向地主去借一升米，借不來餓的上吊死了。現在白牛奶活出來了，他是真正咱農民的代表。」

就這樣一個個地經過反覆比較，最後選出十一個代表來（內女代表一人），組成全行政村的農民代表委員會，大家又公推張維之爲正主任委員，李有常、主換東爲副主任委員。當場討論了目前的工作，一面加緊秋收，一面發動羣衆深入訴苦，並籌劃於十一月一日召開行政村的聯合鬥爭大會。（尹伍德）

陽曲解家塔群衆

反「倒算」爲被害僱貧農報仇

（陽曲訊）解家塔羣衆向地主惡霸進行反「倒算」鬥爭，爲自己伸冤出氣，爲被害僱貧農報仇雪恨。去冬閻匪開始向我邊緣區侵犯後，該村大惡霸地主張迎長帶即隨敵逃走，叫他的兒子參加不僑「報仇隊」，經常回村來騷擾，勾合地主樹山等向羣衆「倒算」，勒派要租要糧，要剛倍以上的東西（鬥爭果實），將走羣衆許多財物，並勾敵殺害僱貧農鄔山元、張拴子等二人，害得全村羣衆傾家蕩產。最近，工作組去該村後，首先便找窮僱農聊話，僅有兩三天工夫，便有十幾個人找工作組訴苦，堅決要和地主鬥爭。僱農張小兒說：「要鬥爭！在地主手下是咱的活不成了！」貧農張虎兒說：「他就害下殺我的僱農，也要和他算帳！」在訴苦中，貧僱農和中農都團結起來，發動了民兵武裝，隨即召開復仇追悼大會，全村的七百多男女老幼都來參加，人人都是叫號痛哭要爲被害僱貧農報仇。在大會場上，正面設立靈堂，擺設着張鄔元、張拴子兩位被難者的靈牌，對聯、輓聯，兩旁擺着羣衆自製的標語、幹聯、花圈，下面站着的是地主惡霸和他們的家屬。大會開始後，由被難家屬張鄔氏首先控訴地主的罪惡，他在證明他哥哥等被害經過後，激憤的說：「地主的心真是狠惡！我哥哥待候了他們一輩子，臨了還叫地主害死，死的是多麽冤啊！」兩家被難家屬都痛哭流涕，到會的男女羣衆，個個都像自己被殺害的痛苦，也都哭起來，齊聲高叫：「要堅決和地主惡霸鬥爭！」鬥爭決心更堅起來，經三天後開始向七戶地主惡霸進行清算，連續四天大會，羣衆把心中積壓的苦楚都傾訴出來了。最後，人兒犯楊山、楊厚子，依法給被害羣衆償命，不久，又交政工隊，將村的女人扣回，交羣衆，全村羣衆出了一口氣。（白秀峯）

編後話

關於代表的條件

興縣二十里舖村決定村代表會代表的四個條件中，有一條是「勞動好」，我們有點意見，提出商討。

村代表會是建立村權，徹底平分土地消滅封建的有力的領導機關，保證貧僱農的完全領導，才能貫徹黨的政策，滿足羣衆要求。因此，不論規定任何條件，都須從這一點出發。但是，我們知道許多的貧僱農，由於生產資本的缺乏，影響他們勞動情緒，甚至把「勞動好」做爲一個必具的條件，在實際上就限制了某些領導鬥爭有辦法的貧僱農的參加，因爲領導鬥爭地主，平分土地，不是勞動好的人就能做到的，勞動差一點的就不能對。這個條件如係工作團提出，應該進行檢討，如係羣衆提出，應進行解釋。

白煥榮一貫爲地主封建辦事

到稅收工作團後　原形被揭穿了

（五寨訊）三區何家嶺羣衆，清洗稅收工作團的白煥榮。白某是本縣一區白家溝人，家庭係封建富農。四零年即投機混入新政權，歷任區助理員、抄公所書記、區助理員、代區長與縣府科員等職，在臨期內一貫是貪污腐化，爲地主辦事。四零年大動員時，他隨即要地員他家的負擔，便急忙跑回家中，偷偷的把一百大石糧食全部出賣，逃避了負担，當時曾被當地幹部發覺，四十天，但因領導上階級觀點模糊，讓他做了「能打會算」，提拔爲村公所書記，不久便被引起來。出白某的貪污問題，他不但不檢討，反倒力圖辯護。工作團當即開除了他的職務，交給羣衆處理。本區負責同志在羣衆大會上宣布「白煥榮是爲地主封建做事的幹部，不能當政權的一切工作，交羣衆處理」後，當場上有十幾個羣衆起來訴苦。何二狗等控訴白某走漢奸路線，會當過僞助理員的鄉杰謂他吃了豬肉，也不給把鬥爭出來的青苗分給鋼道，讓上鋪子活動把幹部二全子誣了，鄰近又在群分羣中，政便給基本窮，大破了減輕地主的負担。其次是在該村發展了兩個「黨員」，一個是以前地主幫兇一捨，一個是當過僞「仁警備隊」的傢伙，是羣衆最痛恨的壞蛋。經過兩夜作訴苦鬥爭，羣衆看透了他的「幹部」假面具，痛恨的說：「他根本不是給咱們辦事的人。」決定開除他「幹部」資格，送政府關三個月禁閉，然後交羣衆。並決定開除索、全二人「職員」資格，追回錢給分定的青苗，分給羣衆，時地主當人員歸還，馬五了等送回原籍交羣衆處理。（上午、占鐘）

嵐縣明家莊富農梁天喜

姦污抗屬害死人命

應扣送政府按刑事處理

（嵐縣訊）四區明家莊富農梁天喜，於去年五月間勾姦上革命軍人郭貴雲（現任某團排長）同志的女人，起初羣衆當他們是親戚關係，沒有查問他們的情形，不料一直勾姦了九個月。陰曆八月十三日，該女人突然要生小孩子了，生時也是梁某知作嚐，將生下的小孩被梁某扔了，該女人產後生病，梁某扣梭，將對外說病得霍亂病死了。羣衆隨即決定由梁某出小米二十石（單石），作爲給郭貴雲同志易婆室的費用，並其害把姦死了的女人。（郭助明、郭英俠）

（編者按：富農梁天喜，姦污革命軍人妻子，同時害死兩條人命，除叫他賠償外，應送政府，按刑事處理。）

離石留子局村

十五犋牛翻秋地

（離石訊）四區留子局村羣衆，前因爲秋收，一面因爲等待平分土地確定地權，開初對秋翻地不大積極，後經村政工作團進行解釋，說明平分土地不是打亂重分，而是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羣衆了解了這個問題，子局的十五犋牛，都開始翻地了，不願作閑下。估計趕立冬可翻四百六七十畝。（鄒學蔡）

五寨大胡會農民

封存地主財物　準備進行清算

（五寨訊）大胡會工作團，在該村貧僱農會議上，選出幹部，防止地主轉移財產。大家當決定把地主財產封存起來，進行清算。[illegible]（尚武）

更正

[illegible]

× × ×

爲反對飢餓而鬥爭
蔣區工潮蔓延滬青津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據各方消息：蔣區工潮正彼落此起地向前發展。滬市自上月底至本月初持續旬餘之巨大罷工運動，雖遭蔣家法西斯匪徒血腥鎮壓，飢餓職工仍採取各種形式，堅持鬥爭。本月二十二日，又有絲綢廠四百餘工人，爲抗議資方破壞發給工資原則而舉行怠工。青島蔣家匪幫官僚資本之齊魯企業公司所屬橡膠廠千餘工人，因廠方無理增加工作時間而引起之工潮，雖遭蔣匪當局之多方鎮壓，仍堅持月餘之久，該廠後竟宣佈停工，妄圖開除工人，青島總工會於上月二十一日招待新聞界，痛斥官僚資本勾結官府壓迫工人之罪惡，並宣佈將發動全市七萬工人募捐，以援該廠工人。天津德和鐵廠及新天津機械廠亦均發生勞資糾紛，雖經上月二十四日會商，但因資方無理拒絕工人改善待遇要求及社會局「勞資評斷會」偏袒資方，致毫無結果，事態尚在發展中。與此同時，津市地毯業產業工會工人之增資要求，則獲得初步勝利。

蘇柯里果耶夫
評蔣區職工運動發展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莫斯科電台十九日廣播：柯里果耶夫評論蔣區職工運動之發展稱：「在上海、漢口和國民黨管轄的中國其他城市中，職工運動正在擴展」，柯氏認爲這是由於蔣匪賣國獨裁統治帶給工人生活之極度慘狀後，續稱：「據美國雜誌統計，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蔣管區會有將近十萬工人參加罷工，而捲入勞資糾紛的，每月即有四十五萬人之多。在一九四六年年底，不管國民黨如何加緊恐怖手段，罷工的人數和捲入勞資糾紛的工人都大大增加了」。柯氏論及「自今年蔣匪當局下令禁止提高工資後，蔣區各地工潮繼續洶湧澎湃，六月間，罷工的浪潮差不多已波及全國，七八月間，上海、重慶、天津也發生了罷工運動，八、九兩個月，香港、漢口、廣州的工人和職員都加入了罷工運動，九月間的罷工運動的規模更超過以前幾個月。」柯氏指出：目前國民黨正在殘酷摧殘帶有群衆性的（工人自己成立的）職工會，但工人爲求生存的鬥爭卻在繼續發展中。

東北政委會高副主席稱：
蔣賊加害民盟 乃垂死前之瘋狂

（新華社東北二十七日電）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高崇民頃在東北日報發表「蔣賊垂死前之瘋狂」一文，並揭露其任意誣衊及捏造口實加害民盟的陰謀。該文首稱：「有如蔣匪迴光返照，在東北解放區服務的閻寶航、于毅夫、[illegible]、關夢覺及本人，姑無論我等是否爲民盟盟員，但皆爲東北人也。」該文繼乃沉痛追述自東北被蔣賊斷送給日寇後，東北人士在關內進行救亡運動備受蔣賊之鎮壓與摧殘，「含辛茹痛，苦鬥十四年」。並稱：「東北人在東北被人民軍隊及蘇聯友邦紅軍解放後，返回故地，敘骨肉之親，慰父老之痛，爲桑梓服務，實現新民主主義，改善人民生活」，「這都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文中曾駁斥董顯光謊稱他們回東北工作係民盟總部授意之無稽措辭：「我等回東北時，非自一地，亦非一時，且正在蔣賊陰謀內戰嚴防民主人士活動之際，因此各人之歸也，無不如子胥之過昭關，隱姓埋名，化妝潛行。當此之時，我等雖有爲民盟盟員者，欲負民盟之使命，又豈可得乎了」且「民盟原無限制其盟員參加任何方面作政治活動的規定，今竟强承蔣賊旨意，以我等爲口實，欲加害民盟，實爲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然而蔣賊敗局已定，愈如此兇殘，愈使人心瓦解，愈加速其必然死亡之命運」。

蔣匪摧殘南京民盟上層組織
陰謀消滅民盟

（新華社陝北二十七日電）據各方綜合：蔣匪自本月初拘殺民盟西北總支部負責人杜斌丞、王菊伯（譯音）及在漢口、上海、北平等地大舉逮捕民盟盟員後，現又陰謀進一步摧殘南京民盟上層組織，以期全部消滅民盟。據共同社二十五日電稱：「自本月二十三日起，民盟總部已被秘密警察監視」。另據美聯社南京二十三、二十四日消息：蔣匪代言人董顯光已承認「命令秘密警察監視民盟」，南京民盟領袖行動已失去自由，羅隆基與記者在電話中交談時，並指出有特務在偷聽談話。羅氏於二十三日訪司徒雷登時，即有特務在後跟蹤，至美大使館大門。美聯社指出：這種特務跡象，可能是蔣匪宣佈民盟爲「非法組織」而加以摧殘的序幕。

人民力量的新勝利

——國際一週——

法意市選中左翼人民的力量不斷增長，以及法國工人大罷工的勝利，是一週來歐洲的重大事件。在法、意市選前夕，美國帝國主義曾使用政治與經濟的手段，威脅法意人民的左傾趨向，扶植反動勢力捲土重來，以便其進行奴役歐洲的帝國主義計劃。但選舉的結果，表明雖有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的聯合攻勢，以共產黨與南尼社會黨爲首的意國人民集團，卻仍然在反動天主教的世界中心——羅馬，超過了右翼基督教民主黨而得了勝利，人民集團不僅恢復了因社會黨右派叛變所失掉的選票，而且比去年多得了一萬八千票。法國市選在第一次投票，也表明法國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人民主力量，不僅在法國反動勢力及美國帝國主義干涉之前，能堅守其陣地，而且在歷次選舉中，總能獲得新陣地，擴大其力量。人道報二十三日所發表的數字，說明了一向爲美英法反動派所拼命支持的戴高樂集團，在法國選舉中，是一直走着下坡路的，去年五月五日複決中，從法國解放後戴高樂集團[illegible]到法國選票的百分之七十三，今年的這次市選中，它雖然以人民共和黨與社會黨作犧牲，但得的選票，仍僅佔百分之三十八點四，而法共的百分比，則由前年十月的百分之二十六，增至去年十一月的百分之二十八，再增至今年十月的百分之三十點六五。這種形勢，使得美英法反動派大失所望，甚至感到在下次選舉中，像人民共和黨在這次市選中所遭到的「出乎意外的潰敗」，可能再次落到戴高樂「聯盟」的頭上。

法國總工會所領導的法國工人階級的[illegible]鬥爭已勝利結束。在這次罷工中，美法當局使用[illegible]手段，但由於法國工人的堅持鬥爭，以及巴黎工人[illegible]，迫使拉馬迪埃當局[illegible]，承認了工人的[illegible]要求。[illegible]

[illegible]決議猛烈抨擊[illegible]政府引向法西斯主義的各項內政，要求對反勞工法展開鬥爭，並解散「[illegible]」。[illegible]這說明在產聯內部雖有不少[illegible]，但產聯內部的進步力量仍佔優勢。[illegible]訪問蘇聯及東南歐四國達一月之久的英國工黨代表團已返國，該代表團在訪問時以及返國後所作的非正式談話，都以親身經歷，讚揚蘇聯與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各項政策[illegible]，認識了各該國熱愛和平和保衛和平[illegible]，力求「加強[illegible]」。這些[illegible]反映了英國大多數人民的情緒與要求。[illegible]

在遠東，[illegible]民族[illegible]越南人民的保衛戰爭[illegible]。此外，在美帝[illegible]援助下，荷蘭[illegible]向印尼[illegible]堅決戰鬥。[illegible]

（二十日至二十六日）

蘇南宜興民軍日益發展
進擊蔣匪控制鄉村政權
和橋章橋兩區農民沒收地主蘆柴

（新華社華中廿八日電）據蔣區消息，蘇南宜興一帶人民武裝及群衆自救運動日益發展，並控制鄉村政權。宜興附近山區群衆和橋附近地區人民游擊隊，由於當地群衆之積極參加，已由二三百人發展到近千人，八月底，一舉攻克太湖西岸之丁山鎮，殲滅蔣匪保安隊一個連，繳獲步槍三十支及大量子彈。其次戰鬥中，並俘獲蔣匪[illegible]鎮長[illegible]，使該地蔣匪心膽俱寒。八月蘇北人民解放軍渡江（原名[illegible]）大捷後，蔣匪又從該縣僅有的縣保安隊八[illegible]中，抽調一半赴蘇北，宜興蔣匪官吏愈形恐慌，該城南門常晝日緊閉，下午四時後，四門皆閉，檢查行人。各鄉蔣匪自衛隊恐被民軍各個擊破，集中於蔣匪區署附近，於是若干鄉區政權爲人民游擊隊控制。當地人民在自己的武裝保護下，現準備減租減息，只繳租額五分之一，更熱望人民解放軍早日南渡，實行耕者有其田。

九月十四日，和橋、章橋兩區沒收[illegible]千餘擔蘆柴的鬥爭，[illegible]匪偽於人民游擊隊活動，命令大地主將蘆柴[illegible]，[illegible]光，無償勞動[illegible]，[illegible]農民[illegible]。[illegible]

× × ×

恐慌的漢口

佚名

人民解放軍挺入大別山後，不到一個星期，就到達長江岸邊，漢口的蔣家匪幫們剛被六十六師在鄂西南殲滅的「噩耗」弄得驚魂未定（六六師原爲武漢的警衛部隊，該師的後方家屬均在武漢），不料才一個月，解放軍又來到面前了。

蔣匪軍政界以爲自己的處境已是三面臨「敵」，一面臨江的「背水之戰」了，所以很快將全市的水陸交通管制起來，每個大員除一輛汽車之外，還須準備一個木划和一個停泊的輪船，以爲其逃跑作準備。

交通工具被管制後，運費尤其可觀，一噸物資過一次江，索費一千一百萬元。京漢的交通，兩個月來即告斷絕，天黑以後，一切活動都在「戒嚴」的命令下被停止了，江面上是冷清清的，只留下一片茫茫的白水。漢口的商人們對蔣家朝廷已完全失去信心，中秋節那天，全市八十餘家行莊向中央銀行駐漢分行鬧了一次提款風潮，以致該行從用全部黃金和用輪船從衡陽分行運來六十億元現款，都無法支付。這場風潮，像瘟疫一樣襲擊着整個武漢的商場，蔣匪當局不准關門歇業，同時並勸告各商號臨時準備搬遷，但商人們表示什麼也無需準備，只須買下一包爆竹，準備歡迎解放軍進城就夠了。

在京漢沿江兩岸，蔣匪深怕解放軍過江，除限期强迫編成所謂「江防守備隊」外，在蘄湖、安慶、湖口、石灰山、大孤山、黃州等地，白天派砲艇巡邏，晚上又加派飛機以照明彈巡視，蔣匪的海陸空軍都算是用上了。但在這種慌亂的狀態下，動搖的人心反而愈加顯得不安，只要江北一有什麼動靜，江南就很快的傳開了，而且這些消息往往是那樣「駭人聽聞」。前月解放軍到達巴江、潁城一帶時，南京即盛傳安慶已經「失守」，並且傳說在某旅館出現自安慶逃出的難民，這消息很快就傳到武漢，使浮動的人心更加恐慌。……

殲第三軍軍部就殲記

——前綫記者報導——

（新華社前綫二十八日電）[illegible]第三軍軍部[illegible]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拂曉[illegible]被殲[illegible]軍部[illegible]四合村[illegible]

[illegible]之一個大院內，軍長[illegible]下令死守，[illegible]解放軍[illegible]西北角突破[illegible]。[illegible]

× × ×

法帝開始新進攻 越南人民奮起反抗

中國人民關切注視越南抗法鬥爭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法國帝國主義者對越南人民的新進攻，現已在東京、河內等地區開始。越南廣播早在十月九日，即揭露此一事實，但法國方面當時尚力圖掩飾，雖然合衆社巴黎六日電即稱河內於六日已重聞激烈的砲擊與爆炸聲，但據法新聞社巴黎九日電，巴黎官方人士仍「確切否認法國在東京地區發動進攻之謠言（丫）」。又稱：法軍行動僅屬地方性規模。法國帝國主義者以爲以此即可逃避世界的注意和譴責，而忘記了火是不能用紙包住的。至本月十五日法新聞社河內電亦稱：許多月來，第一次法國公報透露法越雙方在越南極北邊的僚昌發生激戰。最近時期內，法國帝國主義者除繼續玩弄其所謂交趾支那政府的傀儡外，他們的陰謀中心放在保大身上，企圖叫保大組織一個傀儡的越南政府，並令其進攻越南民主共和國，由此把法國的侵略戰爭變爲越南的內戰。十月十日，法國公使波拉在河內演說，公然否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可以有軍隊、有外交、有貨幣，並不承認越盟領袖胡志明所領導的爲全越南絕大多數人民所矢忠擁護的政府。法國的軍事進攻與政治陰謀已引起了越南人民反抗侵略的新高潮與世界輿論的極大關切。在此次戰爭以前，越南民主政府已向聯合國提出備忘錄，要求在聯合國主持下重開和談，世界輿論正等待聯合國之反應。中國人民對於越南抗法鬥爭和印尼抗荷鬥爭，正以日益增長的同情予以注視，因爲中、印、越這三個亞洲民族的命運，是有許多共同之點的。

印尼人民頑强抵抗 迎擊荷軍第三次侵犯

（綜合報導）荷蘭侵犯軍在其增援部隊陸續抵達印尼後，已於本月初旬開始第三次全面侵犯日惹之攻勢。據悉，目前猛烈之戰爭，除在東爪哇之還巴爾及西爪哇之占旁進行外，荷軍並在中爪哇强攻離日惹三十五公里之克拉登及門橋蘭，印尼軍現正堅强抵抗中。前印尼內閣總理沙利爾力稱：「不管荷軍擁有優勢現代裝備，印尼軍還是堅決抵抗，共和國永遠不會向荷蘭帝國主義者屈服。」美國戰爭販子除在安理會上庇護荷蘭侵略暴行外，並圖在軍事上直接助荷屠殺印尼人民。據塔斯社訊，美空軍第十三航空隊洛姆上校已抵西里伯斯京城馬加撒，籌劃建立新機場。美國此舉已引起印尼方面之强烈憤慨，印尼通訊社二十四日評稱，印尼許多議員指出，安理會上各個宗主國正在妨礙印尼獲取正義之和平，美國對此應負主要責任。

美產聯年會通過決議 重申維護和平民主決心

反對反共與反勞工的法西斯措施

（波斯頓訊）美國產業職工聯合會年會，於十八日通過多項決議，要求恢復三强合作，反對戰爭販子，反對美國當局一切引起法西斯主義的反動舉措，重申維護美國民主與世界和平之決心。大會關於國內問題之決議，主要爲反對在工會中作反共產黨之具結，反對反勞工法案，要求取消杜魯門之「忠誠令」，取消威脅美國自由的「撤除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並廢除學校中之種種歧視，保障政府工作人員之思想與政治信仰之自由等。大會於其決議中，痛斥美國政府過去一年中之許多舉措係「引起法西斯主義」，並抨擊反勞工法「破壞人民經濟與政治的權利」。聲稱：「我們將不允許衆院非美活動委員會會員，以欺詐、威脅與挑撥，來分裂並毀壞勞工。」產聯主席莫萊發言支持上述決議時，表示個人反對任何反共產黨之具結，並尖銳的指出：「美國國會係要求工會具結反對共產黨，而不要求工會具結拒絕法西斯份子」。大會關於外交問題，一致通過決議，要求恢復三强團結之政策，以作爲世界和平之先決條件。決議指出：「自美國少數地方發出之預防戰爭」之論調，並非美國人民之呼聲。」美國人民反對違背其本利益企圖，一如反對美國或其他國家任何形式之侵略。因勢力所領導之力圖掀起另一次大戰之攻勢，必將遭受一切愛好自由與和平之人民之强大而無情的反對，各國人民的意志，終將結束此一少數罪惡份子之活動。」決議續稱：大會深信「持久和平必須保障一切爭獨立的經濟落後的或殖民地的國家人民之自決與自治權利，使之免於任何外國軍事的或經濟的干涉與壓迫」。因此，力主「在一切情形下，給予任何國家之糧食與其他援助，均不應用以脅迫獨立自治權利之被援國人民，或爲掀起內戰火焰」。大會亦反對徵兵，並敦促在世界工聯範圍內實行國際合作，指出：「經過世界工聯，亦已證明了工人能夠製訂一般的綱領，以確保和平和充分享受政治民主經濟安全，且使人民不虞匱乏。」年會並通過決議，要求恢復對房租與物價的管制，實行口糧配給，制止投機及超額利潤等。

民主軍擴大攻勢 獲得顯著戰績

（雅典訊）希民主軍繼續擴大攻勢，並創造出顯著戰績。據希民主軍總部公報稱：在中西部民主軍，中部與西部馬其頓指揮部所部及愛匹魯斯指揮部所部，於十八日開始在雅尼那、米提索隆及卡拉貝加擴大戰線上進行聯合作戰，經三日激戰後，於二十一日攻佔愛匹魯斯區較大城市米提索隆要塞與周圍山嶺。在此次戰役中，民主軍斃傷俘敵近四百人，擊毀飛機十五架，擊落飛機兩架，並繳獲大量作戰物資，民主軍僅傷亡五十人。希法西斯政府曾派三個旅，配備有大量大砲、坦克、摩托車增援，包圍米提索隆城以西的民主軍，並企圖重佔該城，但均爲民主軍的强大兵團所擊退。

又據希民主政府無綫電報導：美政府認爲希臘法西斯的軍事領導不是民主軍的對手，爲助希政府軍作戰起見，決定政府軍各單位直至營一級，均由美國軍官親自指揮。

副刊

悼郇霄朗同志——優秀的黨報工作者

戰鬥報社

郇霄朗同志，河南淅川人，現年二十八歲，學生出身，三九年五月到陝北公學學習，四〇年一月在華北聯大入黨，同年入伍，在三五八旅教導營任教員，不久調到旅政編戰火報，參任戰鬥報特派記者。直到四六年八月，由綏遠前綫回後方養病，病癒後，調到戰鬥報社，歷任記者、編輯等工作，因肺結核病逝。

郇霄朗同志，最初是本報在三五八旅的特派記者，從四零年直到去年調來報社以前，絕大部份時間是在前方緊張艱苦的戰鬥生活裏渡過。也就在如此緊張的環境中，眞正表現了他對新聞事業刻苦鑽研的精神。他編的「戰火報」，直到今天，是晉綏部隊中一份最好的油印小報。幾年來，從他在解放日報、晉綏日報等所發表的：「勝部隊油印報紙」，「開展部隊通訊工作」，「從文盲到能寫作」……可以看出他的報紙在貫澈着「全黨辦報」的方針，並且熱情的獎勵部隊的工農通訊員。記得，當時八旅每年總結通訊稿件千篇以上，有一次總結，一半年集稿，竟達一千零十二篇。可以設想：這些熟悉刀槍的，經常在戰鬥後一想而做人手執槍桿的戰士們，竟然能寫稿了，這不能不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成績！而我們的組織者霄朗同志，就是這些稿件的組織者。「同志們，就是你們的好小報，這是你們的好通訊工作。」霄朗同志這樣教導下自己的經驗，我們所有部隊的黨報工作者，應該學習他。

也就在前方如此艱苦的環境中，眞正表現了他吃苦耐勞的作風，他生活刻苦，從不計較個人享受，在勞動生產中，由於他的熱情所發揮的勞作强度，常常是超過了自己單薄的身體。這在四四年大生產運動時，每次都以鋤在百斤以上，以致吐血。這今年秀要在冰天雪地裏行軍，帶着擔架，奔走在砲火下，堅持到戰鬥勝利結束後，他又收集了材料，同時又檢查寫作，就這樣他積勞成疾。組織上要他回來休息，但回來不久，他又要求：「把二版交給我吧，一切事情讓我來辦吧！」直到他病勢沉重，醫生勸他去休養，他仍然不放下工作，只是把二版的編輯工作交了出來，仍繼續擔任通訊工作。最後，又繼續給我寫着「血花與果實」——一篇描寫翻身農民參軍農民起立的通訊。十月十八日中午，他依舊伏在桌子上，給通訊員們寫着回信……誰知不幸，就在下午三時，突然大口吐血，倒在自己的崗位上了！

霄朗同志倒下了！像在火綫上英勇犧牲的同志們一樣，像戰鬥報優秀的記者丁寒，像他的摯友、最近在大同前綫的八旅編輯記者劉昭平和葉寧戰役中犧牲的攝影記者刁志卯，我們會永遠的記起他們，他們生命的光輝，將永遠不朽地照耀着我們的報紙！在檢查「客里空」的運動中，我們也將以百倍的勇氣，揭發缺點與錯誤，檢查立場與作風，這就是我們對戰友們犧牲的回答！

招人尋漢要詭計

尙武

大胡會村地主賀金武，爲了逃避羣衆清算，和說他指欠着的三石多公糧，他偷偷「潛逃」了。在潛逃後，他的女人到處哭哭啼啼地說：「我如今是「孤兒寡婦」，實實可憐」。於是便打起「招人尋漢」的旗子，說：「我男人已不知去向，誰要我，我就跟上走」，但她的條件是：帶上三個娃，還要帶十公糧，這斷然不是走的眞心話。

其實他男人並未逃出村五里路，只躲在村對面一個水溝裏，白天不見人，黑夜回家睡覺，因此他老婆的「招漢旗子」也是——白天就掛起，晚上就收了。

九月十二日，我們區某幹部經路該水溝，正遇上躲逃在機窟吃山藥蛋，當即扣回大胡會村，羣衆認識了地主老婆「招人尋漢」的詭計，並向地主賀金武做了清算鬥爭。

地主賣假藥 高利盤剝害窮人

嚴寄洲

臨縣一區前甘泉村黑板報上寫道：

「一個村有個李春彩，
他是一個大壞蛋，
賣假藥，發了財，
剝削人，高利貸，
下鄉常作黑角賣，
數了豬苓充牛黃賣，
前人的錢被他騙，
病人的命兒被他害，
全村羣衆們，
都說他的良心壞，
今兒開大會，
大家齊跟他把賬算。」

吃罷了晌午飯，羣衆齊到大院，地主李春彩不像往日那樣擠眉弄眼的神氣了。

賽拜風：地主李春彩在臨縣一號大藥鋪「中和信」當過幾年頭，後來鋪子倒了，他便借「中和信」的名聲，擺了一塊大招牌，賣假藥騙人，開了一個藥鋪，又放高利貸盤剝，貧苦羣衆來買藥時，任意護罵，羣衆非常憤恨。

開會後，第一個站起來說話的是郭恩義，他指着李春彩說：「我前年買了你一付藥，欠你四毛錢，隔了四十天，你要了我一塊四毛錢白洋，你可真心狠呀！」話剛說完，二兒弟又站起來說：「前年我兒子害了病，買了三錢牛黃，花了九塊白洋，誰曉得吃了假藥就死了！死了還不算，你還本上算上了十二塊錢。」郭假明也站起來說：「你給我五毛錢藥，隔了一個月要我還一大塊五毛錢，我說：『你上一次的官價了你就不起藥你就別吃！』」羣衆一片吼了起來，和人口聲聲的嚷：「你爲甚買假牛黃了？你爲甚賣假藥害死了人？你還要三百元一錢，一千元一斤甘草？你還要一塊白洋一錢的牛蹄蹄當犀角賣？」

「你爲甚回回賺了？」「你的財是不是剝削的窮人的血汗？」十四歲的郭候狗從人堆裏鑽出來說：「你爲甚打我？我一有一回走到你院裏，你爲甚打我，你敢不敢說？」說時，你的假藥害得我們窮人遭的苦，你說你的假藥都給誰吃了？「你爲甚不賣給窮人吃，你害得窮人受不得，老財們」

羣衆說清了這個害人的地主李春彩，並作了徹底的清算。